



随园影视论丛

白小易 著

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TV
SERIES IN THE NEW CONTEXT

CFF 中国电影出版社



ISBN 978-7-106-02626-4



9 787106 026264 >

定价: 26.00元

随园影视论丛

白小易 著

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TV
SERIES IN THE NEW CONTEXT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 / 白小易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1

(随园影视论丛)

ISBN 978—7—106—02626—4

I. 新… II. 白… III. 电视剧—创作—研究—中国 IV. J9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7249 号

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

白小易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5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cfpw@edude.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46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106—02626—4/J·0967

定 价 26.00 元

随园影视论丛

顾 问：仲呈祥 廖 奔
何永康 袁玉琴

主 编：谢柏梁 沈国芳

南京师范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序

何永康

当今社会,电子信息发展迅猛。手机、电脑、电视,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地球变“小”了,人际交流几乎在附耳之间。这必然影响到文学叙事的方式、途径和效果。人们阅读“故事”,特别是中、长篇故事,更加仰仗于电影和电视剧。据南京地区调查,在校大学生通读“四大名著”原著的人数微乎其微,文字文本的市场在日渐萎缩。这是进步还是退步?人们一时难下结论。

对于《天下无贼》,本人首先看的是电影。当时新闻媒体和观众之口已将它炒得沸沸扬扬,经不住诱惑,我这个很少看电影的人也去看了。此种“广而告之”的效应,文字本小说作品是很难享受到的。对电影的兴趣,又引发了我对小说作品的兴趣,于是想寻找《天下无贼》小说原著。恰巧,赵本夫先生寄来一本,并附言道:“不必写任何文字。但希望便能看一下,有机会当面聆听教诲。”我在比较中一口气将小说读完,痛快淋漓,深感小说比电影高明,美妙!电影“无贼”太闹了,闹得你傻笑。小说却显得隽永、深厚、动人心魄、回味无穷。赵本夫是写“狼”高手,他的《黑蚂蚁蓝眼睛》把那只漂亮的“花狼”写神了。在“无贼”中,他起笔就写了傻根与狼们的“对话”,太绝,兹照抄如下:

“有几天夜间看不到狼,傻根会感到寂寞。就提上木棍跳到料场外的沙丘上,拿手电棒子往远处的夜空照几下,大喊几声:“都来啊!”不大会就汇集一群狼来,有几十匹之多,高高低低站在对面的沙丘上,一丛绿光闪烁。它们和傻根已经很熟了。傻根先用手电棒子照照狼群,然后响亮地咳一声,说:

“现在开会!”狼们就专注地看着他。

“嗯,开会!”

“嗯,张三李四,嗯,王二麻子!”

“嗯!……”

开完会,傻根照例放电影,就是把手电棒子捏亮了往天上照,一时画个圆一时画个弧一时交叉乱画。整个大漠奇静。只见天空白光闪闪,神出鬼没。狼们就肃然无声,只把头昂起追踪电光,却怎么也追不上。正看得眼花缭乱,突然一道白光从天空落下,如一根长大的棍子打在左边的沙丘上,那棍子打了个滚,倏然消失。傻根就很得意,挥挥棍子大喊一声:“快跑啊!”就转身走了。狼们都没跑,仍然站在沙丘上,有些疑疑惑惑的样子。”

这里面的“话语”甚多,我立马想到的是屠格涅夫的《木木》,那位又聋又哑的农奴盖拉辛是怎样与小狗木木进行孤寂、惨苦的心灵的“对话”!继而感受到这一段文字的艺术气派和无穷韵味!如果我是电影导演,这一节是必须浓墨重彩的。然而,电影“无贼”似乎对它不感兴趣,光与影草草收兵,几只“狼”稀里糊涂地像丧家的瘦狗!所以然者何?估猜一下:第一,导演的主导思想是“逗”,是“闹”,这一段文字描写与他的“思想”不太合拍;第二,导演们缺少文学家的素养和情趣,看不太懂(恕我直言)。再比如,小说“无贼”中有一段二贼对“处级干部”的感慨:“县处级干部就更有实权,掌管上百万人一个县,一路诸侯,大到干预办案,小到提拔干部,想腐败是很容易的。”所以他俩后来很关爱“处级干部”。这是何等彻骨的言辞,何等警世的思考!他应当是电影中的闪亮“台词”,然而导演把它看丢了!

看来,只靠“影视叙事”来打发日子,是肯定会丢失许多审美享受和思想启迪的。

看来,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的或精妙的小说制作是永远不可能被取代被遗忘的。诗歌不会死,散文不会死,小说更不会死。

但是,电影叙事、电视叙事作为新生的艺术形式,其优长也是

得天独厚,不可取代的。前面说了,小说《天下无贼》就不可能获得那么多“炒作”,它的名播天下还得感谢那部改编后的同名电影,这叫做“母以子贵”。“儿子”之所以胜于蓝,乃因它更晓得贴近大众、投合大众、获取大众。如今的“大众”席不暇暖,太忙了,太辛苦了,滚滚红尘里哪有心思哪有功夫定下心来听雨品茗一字一句地啃书本?哪有闲情把一个个方块字经过积极的表象活动,将文学家落实在书面上的艺术形象还原为活生生的可感知可意味的艺术形象呢?人们倦于自己去创造“画境”,电影和电视帮助观众省去了这种“麻烦”;它让你直接拥抱视觉形象,直接进入画境,这是多么无量的功德啊!所以,影视是“朝阳产业”,尽管它刚刚“对镜贴花黄”,有不少幼稚和毛病,但人们容忍了它,因为它“多快平省”,满足了万千受众的艺术饥渴和“大众化”胃口。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值得尊重的。故而,当今影视艺术研究也成为一门很热很红的学问。

白小易博士正是研究这门学问的。他的重点是“电视艺术研究”。这部《新语境中的中国电视剧创作》,便是他这些年来的研究心得。

比之电影,电视剧更是“电子时代”传播领域的骄子。多集电视剧的容量,比电影更大;对人生百味、生命历程、乡土风情、巨涛细流的展示和揭示,亦大于电影。因为它更加大众化。本人向来不看韩剧,后来在家人的带动下看了《大长今》,顿时被它俘获了。我不无夸张地向几位博士生说:“一部电视长剧,那么认真,那么好看,那么煽情,竟在不动声色之间向亚洲,乃至全世界,介绍了一个民族!”中国目前还缺少这样的电视长剧,电影界推出的则往往是那些媚取洋人猎奇心理、歪曲丑化中华民族风物人情的所谓“大片”,可叹!小易博士的这部专著,着眼于中国电视剧创作的成败得失,致力于推进中国电视剧去粗取精、去芜存真、去陋存美、更上层楼。其写作用心是善良的,其现实针对性是明确的。

作为学术著作,它的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全球化语境中审视中国电视剧创作,实话实说地回答“新语境”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文化语境的变迁、电视剧生产和交易的市场化、大陆电

视剧对海外电视剧的学习与借鉴、大陆电视剧如何对海外通俗电视剧进行整合,等等。目前写学术论文,不论是何种学科,学者们多喜爱开谈必讲“全球化语境”,往往空洞浮泛,油是油水是水,不解决实际问题。小易博士的论说很实在,基本上做到了有的放矢。第二,以一种动态的视域,揭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大陆本土文化与海外文化在电视剧创作中的“碰撞”与“融合”。作者强调:“‘全球化’理论实际上是以‘西方中心’为基础而构建的理论话语,它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的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将西方现行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理念向东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巧妙的推销。”这一判断是严肃的,认真的,中肯的。上文提及的某些电影“大片”,都在有意无意中媚认了此种“推销”,中国老百姓是不欢迎它们的。小易博士在论说这一问题时,处理得比较辩证,既注意到相生相得、相辅相成,更注意到相生相克、相反相成。这对于中国电视剧创作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主精神、弘扬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颇有启发意义。第三,将中国大陆通俗电视剧创作纳入到电视剧研究视野之中。电视剧的“俗”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俗”,它才能为世俗社会和芸芸众生所接受。然而,“俗”非“媚俗”,它必须提升,升华到雅俗交融的美学高度。该书努力从学理上揭示这种“交融”的内在规律,从而帮助电视剧(包括电影)不断升格再造,在满足大众胃口的前提下,用世俗生活的泥土塑造出精雅、精美的艺术佳构,突破千万人的审美心理定势,令世人换新眼目。

小易是一位勤奋的好学生。他在我的指导下,修完了文艺学硕士课程和文艺学博士课程。他锲而不舍,表现了强劲的韧性。如今他已经在全国重要电视学术期刊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论文,并且成长为副教授了。我甚感欣慰。他的父亲白得易先生,是我所尊敬的老诗人,曾经担任江苏电视台台长;小易钟情电视、研究电视,看来与家学渊源有关。我祝愿“小易”挥洒“得意”笔墨,在“不易”中奋发进取,谈笑间进入“得易”境界。

前 言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各种文学艺术样式的外在形态,而只是从文本的以虚构的叙事方式来表现现实生活的角度着眼,那么,我们可以将口头民间传说、小说、戏剧、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都视为一种文学性的叙事性文本。从历史发展的视域来观照这些文学叙事性文本的发展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学叙事文本都会根据当时技术的状况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文本表现形态来进行传播。在原始社会,文学的叙事文本得不到任何的技术支撑,因而只能采用口头讲述的方式进行传播;文字产生后,文学的叙事性文本可以通过书籍的形式来传播,其典型的形态是小说和叙事诗;与此同时,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文学的叙事性文本还通过真人扮演的形式而传播,这就是戏剧和戏曲。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文学的叙事性文本开始采用电影的形式而传播;毫无疑问,在当今的电子时代,文学的叙事性文本则以电视剧为其主要传播形式。当然,每一种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性文本样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的文学性文本形态就彻底消亡了,我们只是认为,尽管不同时代的文本形态都依然与当时的新产生的典型文本形态共存于当时的社会,例如说书与小说、电影可以共存,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同时代因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新文本形态总是占据当时的主流地位。也就是说,电子时代的电视剧这种文学性文本形态是当今接受对象最多的一种文学性文本样式。

很显然,较之小说、戏剧和电影,无论从创作数量还是从接受的对象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说,电视剧都是远胜于其它文学性文本样式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对电视剧这一电子时代所产生的典型的文学性文本的理论研究究竟能否与电视剧的创作规模以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相对应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点:其一,我国大陆电视剧的创作尽管始于1958年,但真正得到长足发展的却是自20世纪九十年代始。因此,理论研究滞后若干年也属正常。其二,更主要的是,电视剧在总体上是属于大众文化范畴的叙事性文本,因此,以往理论界赖以运用的传统理论资源对电视剧这一新的文学性文本样式的研究并不具备一一对应的“对接性”。也就是说,对当下电视剧的研究不仅是对电视剧的创作实践进行研究,还需要采用和构建适应当下电视剧研究的新理论体系和批评方法,而这正是目前电视剧研究滞后的根本原因之一。其三,就我国大陆电视剧的创作而言,还有一个电视剧创作大环境的转型问题,即从传统的由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宣传重点指导电视剧的创作转变为当下的基本上是在市场的环境中进行电视剧的生产。

基于上述情况,本书将以大陆当下的电视剧创作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希望用一种异于传统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来完成这项研究。很显然,大陆电视剧创作发生诸多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电视剧创作的大语境发生了异于以往的变化。因此,本书就采用了“新语境”这样一种大的框架来容纳当下电视剧研究与传统的文学叙事性文本研究的诸多不同之处。本书所谓的“新语境”包括这样几层含义:首先,从最宏观的层面来看,“新语境”是指全球化语境,也就是说,本书对电视剧创作的研究将放置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宏阔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在此视域中,我不仅揭示了全球化理论以及进程对大陆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还揭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进入大陆的海外商业性电视剧对传统的大陆本土电视剧创作的影响;其次,从中观的层面来看,“新语境”是指大陆电视剧创作的市场化语境,这同样是异于传统电视剧创作的外部大环境。本书将要研究的是,市场作为一种新

的文化力量,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制约着大陆电视剧创作的总体走向的;再次,从微观的层面来看,一种创作策略、叙事模式乃至一种电视剧类型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当时的具体语境密切相关的,具体地说,它们的产生是由政治性力量、市场性力量、知识分子的话语性力量和受众的接受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部分的研究构成了本书的重点。

下面来谈谈本书在研究方面的特点:

本书的第一个研究特点就是以全球化语境作为电视剧研究的大背景。我之所以要将大陆电视剧创作的研究放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来进行,是因为与传统的电视剧创作不同,当下电视剧创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如文化语境、电视剧生产和交易的市场化、大陆电视剧对海外电视剧的学习与借鉴、大陆电视剧在创作中如何坚守本民族特点以及中国大陆的本土文化是如何借鉴海外通俗电视剧而进行自身的整合等等。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问题都与当今世界所处的全球化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只有将当下电视剧的创作研究纳入全球化语境中才可能得到一个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

全球化是一个涵盖多个领域的现代性学术术语,一般认为,它至少指涉经济、政治和文化(包括日常生活)三大领域。就电视剧创作而言,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的倾向对大陆电视剧创作产生的影响最为明显。具体地说,这种影响体现在四个不同的层面:一是经济的全球化对它的影响。这是对大陆电视剧创作产生最深层次影响的一个层面。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重点、所有制改革等诸多问题都与经济的全球化有着直接的关联。例如,当下中央领导层和理论界对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就是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一个直接而重要的结果。文化产业的提出意味着过去的那种认为文化业是事业的看法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文化业不仅具有公共事业的属性,而且还具备了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商业属性,因而它是一个可以经营的产业。此外,对电视业宣传和商业双重属性的认识和实践,也同样与经济的全球化这一大背景有关。二是文化的全球化倾向对它的影响。文化的全球化倾向

在当下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而这种美国文化的流行之所以能产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是通过文化产品的流通而形成的。美国文化的全球化流行不仅为美国赚取了大量的美元,更为重要的是,它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就中国大陆电视剧创作而言,它对电视剧创作的影响表现为:美国式的那种基于个人本位的文化价值导向解构了我国大陆传统的那种以表现社会公共领域中“超我”式英雄的基本主题倾向。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世俗话语遮蔽政治话语的家庭伦理剧、传奇剧以及都市言情剧、古装剧、武侠剧等通俗电视剧的大行其道。三是具备全球流行特性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与创作理念对中国大陆电视剧创作的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制定他们的发展战略。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对文化产品输入国本土电视剧的创作直接产生了示范作用,其在电视剧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理念也为当下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创作者所借鉴。如受众本位理念要求电视剧创作必须以受众的收视欲求为创作的旨归。在这样的创作理念的引导下,电视剧的类型、结构模式、情节与人物设置都产生了异于传统电视剧创作的变化。再如,娱乐理念的盛行对电视剧创作的直接影响就是传统电视剧创作中的那种宣教色彩被“淡化”,文本的深度模式被“拆解”,代之以缺乏思想深度和文化品位的无所不在的“泛娱乐化”。如今即便是那些表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所谓主旋律文本也不得不考虑如何将思想的内核和娱乐化的表现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将其视为最大程度地吸引受众的创作策略。四是引进剧对电视剧创作直接的示范效应。应该说,时下大陆电视剧中流行的涉案剧、武侠剧、言情剧等电视剧类型样式都是在海外同类型电视剧的直接影响下创作出来的。这不得不归功于文化交流的全球化。

本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以一种动态的视域揭示出在全球化语境下进入中国大陆的海外文化与大陆本土文化之间是如何从“碰撞”而逐渐走向彼此的“融合”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全球化的发

展趋势以及在“存在”层面承认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在实践中也在众多领域谋求着与国际的接轨,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理论实际上是以西方中心为基础而构建的一种理论话语,它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该理论就是塞义德所谓的“东方学”在当下语境中的一种理论延续和变种。它的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将西方现行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理念向东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巧妙的推销。正因为如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原先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势必要对全球化进程产生一定程度的抵抗。这样,西方现代文化在向东方传统文化的渗透过程中就必然地会产生一些本土化的变异,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东方发展中国家在吸取较之本土文化更现代的西方文化时,会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有选择和批判性的接纳,从而最终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文化。就大陆电视剧创作领域而言,我们在指出全球化对其四方面影响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影响过程是一个缓慢的充满“争斗”的“抵抗”过程。大陆本土的创作传统对全球化的影响所产生的“抵抗”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多层次“抵抗”实际上是由这样三种文化力量所造成的:一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性力量。它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的方式以及一些行政的干预参与到这场“争斗”之中的。二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话语性力量。它是通过对不同话语的构建或颠覆来参与这场“争斗”的。三是由广大受众组成的接受性力量。他们实际上是一种最具势能的文化力量,尤其是在影视文化领域,因为任何影视文本的再生产能力都取决于他们的“支持”。正是在这样那样的不同文化的“争斗”中,我国大陆电视剧创作逐渐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电视剧的新的创作特质。也就是说,它既不同于西方纯商业语境中的电视剧生产,也明显地有别于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陆电视剧创作的传统。这就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剧创作。它恰恰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一种动态的文化“碰撞”视域研究电视剧意味着该项研究与传统的基于电视剧文本创作的研究在研究思

路上有这样几点不同:首先,如上所述,全球化的进程是在与本土文化的“争斗”中逐渐发展的。因此,我们在进行电视剧创作研究时,就必须始终把握海外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博弈的这一主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陆电视剧之所以形成今天的这种状况,就是二种文化博弈平衡的结果,而且,这种博弈仍然会延续下去,继续地对大陆电视剧创作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大陆电视剧创作是一个从彼此碰撞到相互融合的过程。具体地说,这种碰撞和融合体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就具体的电视剧类型和创作模式的形成来说。大陆原先的那种宣教式电视剧文本的创作目的是比较单一的,即通过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引导人民群众向其学习。然而,在电视剧已经市场化的当下,这一创作诉求的实现,是与如何使文本具备可视性直接相关的,这就要求创作者将海外通俗电视剧吸引受众的各种方法甚至叙事框架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但由于这两种文本在创作上有着诸多差异甚至矛盾,因此,创作者在创作中寻求到一种能平衡两者之间矛盾的创作策略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一旦寻求到了某种获得成功的创作策略,后继者就会纷纷效法,这样,一种融合了大陆本土和海外电视剧创作特色的叙事模式甚至新的类型样式就诞生了。例如,电视剧《和平年代》解决宣教与可视性矛盾所采用的创作策略就是,在正面宣传和和平年代的军中英雄不平凡业绩的同时,表现了这些英雄的恋爱婚姻生活,而且采用了海外言情剧中常用的“多角恋”的手法,从而在创作策略层面有效地解决了上述矛盾。当采用了这一创作策略的《和平年代》获得成功后,其它后继者纷纷效仿,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军旅题材的文本都采用了这一套路,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军旅题材电视剧创作模式已经形成。可见,一种新的创作模式或者新的电视剧类型的诞生,实际上是由两种不同性质的文本于碰撞中逐渐达到融合的结果。上面是就主旋律电视剧通俗化的情况而言的。与之相反的是,海外通俗电视剧的某种类型在输入大陆本土时,又会发生一定的“变异”,也就是说,大陆电视剧创作者在对海外通俗类型剧的借鉴过程中,会用大陆电视剧的创作理念对后者进行某种本土化的改造,从而使其变成具有大陆本土

特色的电视剧类型。例如,海外警匪剧中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个具有超现实色彩的人物,即所谓独往独来的“独行侠”,他们不仅在破案和与犯罪分子的较量中“无所不能”,而且还可能与女犯罪分子产生一段“风流情”。显然,这是大陆涉案剧在塑造主人公时绝对不可能也不允许采用的方法。因此,海外警匪剧要想在大陆被成功地“移植”,同样必须在创作策略层面解决该问题。事实上,大陆创作者都采用了将海外警匪剧中的“独行侠”式的人物置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警察这一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创作策略,从而完成了大陆本土文化对海外警匪剧的改造,创立了具有中国大陆特色的“警匪剧”。二是就文本所表达的价值观来说。很显然,东西方的价值观是有着诸多差异的,例如,婚外恋因其涉及到家庭、原先的配偶、财产、子女等问题,而比夫妻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更具戏剧性,所以是言情剧最吸引大众的“卖点”。在西方,如果婚外恋双方的感情是真挚的,那么,电视剧的结局常常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不是“破镜重圆”式的回归家庭。而在大陆,婚外恋则可能遭遇人们的道德谴责,因此,它成了传统电视剧的“创作禁区”,然而,对言情剧和家庭伦理剧来说,如果不能表现婚外恋的内容,那么其在构筑戏剧性矛盾的招数上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在电视剧生产的市场化背景下,创作者又不得不使用这一增强戏剧性的“法宝”。于是,怎样既能运用婚外恋的内容来吸引受众,同时又能规避舆论对它的道德指责,就是创作者必须在创作策略层面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大陆的电视剧创作者采用了多种创作策略来解决这一矛盾,从而使该问题从以往的“禁区”变成了电视剧的“卖点”,同时,受众对此问题的接受,也从过去的难以容忍到当下的某种“默认”,尽管有人乃至管理部门对此仍颇多微词,但它作为屏幕上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存在,则表明了原先东西方截然不同的两种价值观已出现了某种融合。

第二,既然取一种动态的视域,那么,我们对电视剧赖以再生产的电视剧市场的形成、电视剧“生产”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在市场经济语境中大陆电视剧不同类型的生成以及创作理念、创作策略、艺术特征的嬗变的研究也都必须采用一种“历时性”的角度予

以描述和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电视剧诸多问题的“历史性”研究与电视剧史的研究是有区别的。在本书中我们只抓住某方面问题的发展脉络来研究,目的旨在更好地说明问题,概括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是像“史”的研究那样要对繁复的史料进行详细的罗列、分析和梳理并依据历史逻辑予以展开。

第三,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对电视剧创作的研究实际上拓展了传统电视剧创作研究的范围。这是因为传统的电视剧研究只是对电视剧文本的思想意蕴、审美特征、艺术表达特点等内容予以研究,而当下一部电视剧的创作实际上涉及到电视剧的投资、电视剧创作的政策环境、电视剧文本创作、电视剧的销售和播出、受众的接受以及电视剧的再生产等诸多环节,这些环节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从而为当下电视剧的创作带来了远比传统电视剧创作复杂得多的问题。因此,我们的研究如果忽略了这些环节,那么,得出的结论在实践中就可能“碰壁”。

本书的第三个研究特点是将大陆电视剧创作中的通俗电视剧创作亦纳入到电视剧研究的视域之中。目前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整体性研究和文本研究大多数仍然用传统的文艺理论来进行。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电视剧的审美特性、风格、流派和创作技巧等方面。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是难出新意,基本上是传统的戏剧和电影研究模式的照搬;二是将大量属于大众文化范畴的通俗电视剧排斥在研究视域之外。事实上,通俗电视剧在电视剧创作中已处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一个完整而严谨的电视剧理论研究体系应该也必须将通俗电视剧研究包括其中。对通俗电视剧的重视意味着传统的那种站在精英文化立场上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被以大众文化为视角的研究取代。文化的全球化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大众文化的全球化流行。对电视剧而言,其作为一种当代最新样态的文学性文本,它必须依附于电视这一大众媒介才能得到有效的传播,因此,较之其之前的戏剧、电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品格最为突出和明显。如果说,戏剧、电影中尚有知识精英创作的具有先锋性的探索性文本,而且这些文本也可能在一定的范围中得以传播,那么,任何具有先锋性的电视剧则根本不可能生